



峨嵋山古村赋

张岳/文

夫山称峨嵋者，寰中有二：西川为大，浙东为小，皆名胜景也！太白曾借山月之咏，抒怀乡之情；吾侪堪寄江海之笔，写爱国之心！

吾乡之小峨嵋，山虽无泰华之高，且多险峻；地虽处海隅一角，不乏神奇。其山石也，如鹅鼻，如鹰隼，如狮象，如龟蛇，高低可见；其水流也，若雷响，若龙吟，若琴奏，若玉鸣，遐迩闻之。春到峨山，鹃花堆红成锦绣；秋临涓水，溪潭凝碧汇明珠。况有“仙人鞋”

之远眺，且令众多游客神驰。

峨嵋之秀，不独于景，更在于人；千年古迹，见著于史，犹存于物。有陈氏宗祠，铭唐代父子二尚书之功德；遗驸马官庙，续昔日平寇一俊杰之香火。门前旗脚夹石六副，堪记忧国之赤诚；庭畔罗汉古松两棵，可证奕世之青史。此仕宦退居之处也，亦先贤隐逸之所。今列省历史文

化之重点保护单位，新辟其美丽乡村为特色旅游胜地。

嗟乎！家国兴亡，堪见隋唐；世无动乱，百姓安康。自古以来，施仁政能安天下，得民心可定八荒。却喜今朝，中枢英明使神州腾达，举国脱贫庆万众和祥。山村虽小，硕果累累，黎庶得安居而乐业；前景广阔，喜气洋洋，乡邦变穷白

为富强。挥拙笔，赋沧桑。并附诗曰：

峨嵋山月半轮秋，山月半轮此地留。胜景何须分大小，写将秋色尽风流！

注：①上世纪80年代前，现在的峨眉县城称作“峨嵋”。峨嵋山后逐步演化成了现在的峨眉山，“峨眉”与“峨嵋”，指的都是——一座山。

②李白有《峨嵋山月歌》云：“峨嵋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……”

③浙东峨嵋有“鹅鼻、鹰雕”等十二奇山，“龙聪、鸣玉”等六秀水。

④当地有“陈氏宗祠”，列唐懿宗年间陈麟、陈谋父子两尚书及驸马陈谦等轶事。

腊八寒，粥可温

甘武进/文

陪母亲到菜市场买菜，我看到一些主妇纷纷在一个地方停留。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个卖五谷杂粮的铺位。大家挑选着豌豆、黄豆、红豆、绿豆、花生、高粱等杂粮，准备回家制作腊八粥。此时，我才想起又到腊八节了。在主妇的采买中，在她们交流制作腊八粥的心得里，充满暖意的腊八节悄然而至了。

腊八节，俗称“腊八”，是指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，它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，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。《风俗通》记载：“夏曰嘉平，殷曰清祀，周曰大腊，汉改曰腊。腊者，猎也，田猎取兽祭

先祖也。”当时腊祭的日期并不固定，南北朝时代，定为每年的腊月初八，并成为腊月里重要的一个节日。

小时候，每到腊八这天我常会听到长辈人说起腊八节的故事。据说，腊八节的起源与朱元璋有关。相传朱元璋在牢监里受苦时，在腊月初八这天好不容易吃到了一碗杂粮粥。他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把腊月初八定为腊八节，把当时吃的杂粮粥命名为腊八粥。另一说法与岳飞有关，他率军抗金正值严冬，百姓相继送粥，结果大胜而归。这天正好是腊月初八。于是每到这天，人们用杂粮豆果煮粥，来纪念他。

传说在小孩心中总是神奇的，我们在记下那些故事的同时，也记住了腊八粥的诱人甜香。不过，能够把腊八粥熬好并不容易。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见水不见米，非粥也；见米不见水，非粥也。必使水米融合，柔腻如一，而后谓之粥。”煮粥对米质与水质、水米比例、火候大小、煮的时间都有要

求，否则色泽与口感会大打折扣。

长大后离家在外，母亲做的腊八粥却让我久久难忘。熬粥是个慢工活，母亲先把不易煮烂的红豆、绿豆、花生等下锅，用大火煨煮，待它们“开花笑了”，再加入糯米、小米、栗子、青菜。粥沸腾后改为小火，不急不躁耐心地熬着，袅袅的粥香在氤氲的水蒸气中愈加浓郁。那锅腊八粥因为母亲的爱融化在里面，粘稠而幸福，温暖了整个冬季。

今年腊八节前夕，母亲和我说：咱也买点杂粮吧，我做点腊八粥让你们解解馋。听到母亲的话后，儿时的记忆又浮上来：“腊月八，眼前花，还有二十二天过年家”“小孩小孩你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俗语说得不错，过完腊八节，喝完一碗滚烫的腊八粥，红火的年味就拉开序幕了。腊八寒梅雪，问君粥可温？在外的游子们，记得早点回家吧，一碗香喷喷的腊八粥在等着你们，暖心又暖胃。

冬天，……

●杨光武

冷

阳光，羞答答地隐藏着
寒气在嘴巴的缝隙间演戏
冬日的面纱，从嘴角滑下
经过门口的行人
背影牵着一串白烟
推拉门的玻璃，身体太冷
一些身影在上面颤抖

冷空气

气温一直在降
街道，平添一些安静
唯独楼上楼下的门窗
似乎不知疲倦地吵吵闹闹

天真冷啊

孕育着冰般的风
跑进裤脚
钻进鼻孔
不停地进进出出
把裤脚与鼻孔变成冰窟
僵硬的十指在掌心不停摩擦
沸腾的热血还活着

与他一起拼搏过的知心朋友、杵臼之交，假如把此事告诉叶亦双，这样就显得他对崔明博不仗义。他担心自己万一想错了呢？万一崔明博就只是单纯地不想再为叶潇干活而已呢？就像他一样，只是为了早点摆脱叶潇的掌控，所以离开宏远集团。那事情不就变味了？原本很好理解的事，结果被自己一掺和，却成了无法弥补的一道隔阂。不仅伤害到崔明博对自己的信任，也会伤害到他与叶亦双之间的友情。还有，假如叶亦双有了戒备之心，那以后开展工作肯定会带着防范之心，这绝对不利于内部团结。

薛承一想到会出现种种互不为利的结果，就感到非常纠结。崔明博可是叶亦双仅有的几个贴心朋友之一，他真不愿意自己的胡乱猜想，引起他们之间的误会，或者招致更严重的矛盾。那他就要背负蛊惑人心的骂名了。

后来，崔明博又给他打了几次类似的电话后，薛承才认为有些事情要趁早戒备，防微杜渐。他理应要跟叶亦双沟通这件事，他只需要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她，至于她是提防他，还是一笑了之，全由她自己做主。如今，叶亦双和薛承联系很少，自开业后就没有过往来。薛承知道叶亦双在逃避现实，在躲他，而他也忙于“开疆拓土”。

他是在周末晚上九点钟的时候给叶亦双打了个电话。他认为对待崔明博这件事，应该像朋友之间叙旧时无意间提一下比较妥当，这么一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谈论几句，以免叶亦双难堪或者不悦。

电话打通后，他跟叶亦双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聊天，聊聊琐事，聊聊日常，在聊了一会儿后，他才逮住一个机会看似偶然间提起这件事。话音刚落时，叶亦双还有几分惊讶，但是随后她就恢复了平常的口气，这令薛承百思不解。后来，他才知道崔明博在叶亦双面前早已流露出想尽快离开的心声。

叶亦双告诉薛承自从他离开公司后，崔明博就对工作很消极，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样子，对待叶亦双也没有从前那般尊重和友善。叶亦双起初以为他的反常表现是基于工作环境的缘故，没有往深处想。谁料，他变本加厉，简直跟之前判若两人，她说这才看清崔明博的为人，就是个贪墨利益的小人。但她并未与他针锋相对，一直忍让他，叶亦双把自己比作一条丧家之犬，茕茕孑立，踽踽独行，假如有一天崔明博不辞而别，她也能释怀。

叶亦双的语气很平静，但话里话外萦绕一股厌世的情绪。薛承听完后很不是滋味，内心五味杂陈，他又在电话里头跟她提自己的想法，被她断然拒绝。结果两人就僵持在那，都觉得手上的话筒变得很重，使得气氛有些尴尬。所以，在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话后，两人就挂了电话。薛承在打完电话后，心绪变得很澎湃，久久无法平复。叶亦双的话让他对崔明博有了新的认识，他一直认为他耿介忠诚，未曾想到原来自己根本不了解他。忽然，往事涌上心头，像一块巨石一样堵在他的胸口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江鑫荣/文

承泽建筑公司的横空出世，令祁阳的同行们为之一震，甚至在政界也有不少谈论者。的确如叶亦双说的那般，开业时的隆重场面，一下子就让薛承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名人。

薛承的启动资金有部分是自己的积蓄，有部分来自纪凡。本来百里华也明确表态可以提供资金援助，但被他婉拒了。新公司成员一部分是愿意跟他创业的宏远老员工，包括喻婧和宇桐，其余都是从百里集团派过来的新面孔。关于公司成员，薛承经过了慎重考虑和精挑细选，毕竟内奸一事让他至今还心有余悸，他可不想让新公司重蹈覆辙。本来有很多老员工想继续跟他干，在这些入当中，有些是无法适应宏远集团的新规矩，有些是冲着薛承的背景，有些是欣赏薛承的做事风格，还有一些是跟宏远总公司派来的人无法相处。薛承怕有内奸掺杂其中，因此全部婉拒了。

期间，发生了一件事让薛承捉摸不透，也可以说是诧异万分，这事跟崔明博有牵扯。

当时，薛承跟叶亦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，因为意见不合，不欢而散。过了几日，崔明博不知从何处得知他要另起炉灶的事，便怒气冲冲地找他质问。一开始，崔明博想挽留他，但是见薛承去意已决，忽然话锋一转又坚决反对薛承继续留在祁阳单干。他陈述的理由很牵强，说同处一个行业，从此以后他们之间这种朋友的味道会淡去，最后肯定会成为竞争对手。

薛承对他宽慰再三，一再保证自己做事不会触碰道德底线，绝不会损害他们之间的友谊。他还跟崔明博倾诉了自己的处境，并希望崔明博能理解他的苦衷。但彼时的崔明博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任凭薛承如何解释，崔明博都一直在钻牛角尖，不理解他反而指责他冲动与自私，认为他的决定愧对叶亦双，愧对培养他的公司，甚至愧对有知遇之恩的叶宏远。说了很多恼气的话后，两人也是不欢而散。

薛承公司开业，他真诚邀请崔明博出席，但他没有来。薛承想到这几年他们之间的携手合作，感到很失落。关于他跟崔明博的关系，他曾经有过两种设想：一种是他俩的友情可能因此破裂，他认为这种经不起半点波折的友情毫无意义；另外一种是在赌气中，等事情尘埃落定，他们之间的裂痕自然会愈合。

绝处逢生第三十三章

百思不解（上）

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半个月后，他忽然接到了崔明博的电话。崔明博在电话那头一味地讨好他，让薛承听了很不是滋味。崔明博说了很多阿谀奉承的话，然后才说出打电话的目的，他想加入承泽建筑，他表示愿意执鞭坠铎，并且说他也遭到了总公司的排挤。

崔明博的态度转变得太快，让薛承一时无所适从。薛承问他叶亦双是否知晓此事，结果，他说他并未跟叶亦双谈过。突然间，薛承认为崔明博做事太儿戏，据他所知，崔明博手头正有个项目在运作，他若是突然跳槽了，这会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。况且，他一走了之，可能给叶亦双带来灭顶之灾，本来她的处境就很被动，叶潇正愁缺少个理由赶走她，如此一来，叶潇绝对会揪住此事，追究叶亦双的领导责任。

薛承听完崔明博的话，又惊愕又生气，只是他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不去责备他。薛承在电话里暂时稳住了他，劝他不要急于一时，等公司业务开展后，肯定欢迎他加入，他还恳请崔明博无论如何都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，就当是帮叶亦双大忙。后来，崔明博勉强答应下来，还开玩笑般地给薛承一个承诺期限，说他无论如何要跟他干，他想通了，还是跟他搭档才是最合适的。

最近几天，薛承一直被崔明博的态度所困扰着，崔明博这个人忽冷忽热，立场不坚定，着实让他看不透。在以前的接触中，他并未觉察到他有这样迥异的性格。他不知道崔明博的葫芦里卖的什么

药，但他凭直觉感到此事非比寻常。后来，他又开始担心叶亦双，崔明博突然转变态度，肯定会让她手足无措。他十分期待叶亦双能够认清形势，离开祁阳分公司，与他一起创业。

当薛承对崔明博有了重新认识后，他认真分析他这种反常的行为。先前他极力阻止他创业，薛承反而认为这个举动情有可原，毕竟叶亦双也有过类似的过激情绪。但是，崔明博反对他留在祁阳创业，拿出的理由又如此牵强，这就让他颇为费解。短短几日，崔明博的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他的古怪行为又是基于何种目的，这让薛承实在难以想通。

对于崔明博的行为，薛承又从利害关系的角度入手，仔细梳理一遍，他猜想公司开业的盛况传遍了祁阳，也肯定会事无巨细地传入崔明博的耳朵里。假如他是个见风使舵的人，他极有可能会另择发展之路。还有，叶亦双的势力日薄西山，商人逐利的本性，会使他借着与他的关系，早点找个靠山，这些行为也在情理之中。薛承想了很多种理由，甚至“内奸”一词也在他的脑海里一晃而过。

崔明博的反常举止，让薛承很纠结，他在想要不要告知叶亦双，让她提前有所准备。万一崔明博不顾一切地放手离去，叶亦双起码有了准备之后，还有时间缓冲。虽然他真诚实地劝过崔明博，他也答应不会马上离去，但人心隔肚皮，既然崔明博已经有了这种想法，那还是要提防他一下为好。

这些天，薛承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毕竟叶亦双是他的朋友，崔明博也是他的朋友，两个人都是